

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探析

郭三伟 张新平

摘要：构建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中国教育评价学的重要任务，更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从本质上看，构建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摆脱知识生产、应用与传播的依附性，真正基于我国教育评价实践，构建出具有中国主体性和学科自主性的教育评价概念及理论体系。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包含教育评价学的知识、教育评价的一般理论、各级各类教育评价的知识、教育评价技术方法的知识四个基本领域。教育评价研究者可在这四个基本领域下进行知识拓新。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自主性、原创性、关怀性、实践性、人民性等关键特征。加快构建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须强化教育评价研究者自主建构意识和能力，深挖教育评价理论发展与实践改善中的问题，积极构建教育评价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并深入推进“三大体系”建设。

关键词：教育评价；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三大体系”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6)01-0124-09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4年1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首次将教育评价学确立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这标志着教育评价学自此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①对于新获独立的教育评价学而言，其发展归根结底同样是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本文就构建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若干基本问题展开分析讨论，以期能够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教育评价学提供学理支撑。

一、构建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动因

（一）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一项政策命题，也是一项学术命题。2025年1月，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加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步伐，覆盖哲学社会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2020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0JZD053）。

作者简介：郭三伟，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7）；张新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

^① 刘振天. 在开放中探寻完善教育评价学建设之路 [J]. 中国考试, 2024 (5): 5.

科学所有一级学科。教育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之一，在教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更需要加快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① 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当前和未来我国教育界迫切需要肩负起的神圣使命和时代任务。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需要以“大教育学”的视角，立足教育学整体加以系统性、整体性的构建，也需要以分学科的视角，立足各学科自身发展实际，加以分科性、分解性的构建。教育评价学作为教育学重要的二级学科之一，理应加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步伐，并使之成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构成。其一，教育评价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指挥棒，对我国教育事业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教育事业中占据关键位置。立足我国教育评价实践，构建自主的教育评价学知识体系，有助于深化对教育评价及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而丰富和完善教育学知识体系。离开了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定是不完整的。其二，相对于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而言，我国教育评价学获批时间较晚，学科基础相对薄弱，目前仍是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一块突出短板。加强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可有效补齐短板，提升我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水平。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作为一门新获准设立的二级学科，教育评价学发展前景广阔，在学科制度建设、研究范畴确立、内在规律探寻、方法体系构建等多个方面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可成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拓新点与突破口。

（二）构建中国教育评价学的重要任务

教育评价思想在我国渊源已久，作为现代教育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却是西方的舶来品。^② 与一些人文学科一样，我国教育评价学也经历了广泛学习借鉴西方教育评价理论和快速追赶西方教育评价学的发展历程，虽在短时间内使自身获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西方教育评价学知识体系的依赖依附，自主构建教育评价概念及理论体系的意识与能力还有待提升。从学科发展现状来看，当前占据我国教育评价学主导地位的概念、命题、范畴、理论、方法等知识多为西方舶来品，自主构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概念及理论还较为匮乏。体现在话语上，我国教育评价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缺乏相应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学科发展的依附性不仅体现在对西方教育评价学知识体系的依附，还体现在对一般评价理论的依附。诸如工业化时代强调的效率化、标准化评价理论在教育评价中的广泛迁移运用易导致教育评价出现过度追求功利化和标准化的导向以及忽视个性化、多样化的异化现象，信息化时代所追求的技术导向评价在教育评价中的迁移运用易导致教育评价出现技术至上和遮蔽人的主体性的问题。这种学科发展的依附性导致我国教育评价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与原创性不强，进而导致我国教育评价学长期以来难以构建形成能够系统总结中国教育评价实践经验、反映中国教育评价改革实际和指导中国教育评价实践创新理论体系。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我们关于教育评价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工作方案、经验举措、思路建议的层面，未能上升到体系化、理论化的层面。诚然，近些年来，我国教育评价实践中涌现出了诸多教育评价实践经验、方案及智慧，但这些丰富的教育评价实践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概念化、体系化和理论化。^③ 因此，要想真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中国教育评价学，就必须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学科发展的根本任务，以此彻底摆脱学科发展的依附性，并强化基于我国教育评价实践的知识生产，最终构建起成体系的自主的概念及理论体系。

^① 王鉴. 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三重逻辑 [J]. 学术探索, 2025 (4): 150.

^② 陈玉琨, 李如海. 我国教育评价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未来展望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0 (1): 1.

^③ 刘志军, 徐彬. 论我国现代教育评价理论体系的建构 [J]. 中国教育科学, 2022 (2): 81.

（三）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评价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成败。要紧扣建设教育强国目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我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这要求我们必须站在事关教育强国成败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当前，我国教育评价改革正在各领域各环节深入开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仍面临着一些难题和挑战。一是体制机制障碍。随着我国教育评价改革逐渐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制约改革成效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因素开始显现并阻滞改革的深入推进。譬如，“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端根深蒂固，中高考改革难以触及制度本质，功利化与短视化的评价机制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等等。二是思想观念束缚。诸如“学而优则仕”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①，与近现代社会兴起的工具理性、计算主义、功利主义、优绩主义等现代因素交错叠加，共同制约了教育评价改革的科学推进。三是技术方法瓶颈。随着教育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技术和方法变革已成为教育评价改革的趋势。数字技术在革新教育评价方法的同时也隐含着不少的风险和挑战。譬如，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评价改革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至上遮蔽教育评价本质、标准缺失误导教育评价方向、算法偏见影响教育评价效度、反馈缺失削弱教育评价价值、人机互信危机阻碍教育评价实施、技术僭越加剧教育评价风险等挑战。^②如何有效规避这些挑战？这仍是难题。此外，当前教育评价技术方法仍难以实现对学生道德品质、情感意志、创造性等非认知能力的有效测评，而这些非认知能力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学生的认知能力。深刻认识教育评价现象，解决这些教育评价难题，探寻教育评价规律，亟须构建自主的教育评价知识体系。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深化对教育评价改革实践的指导和支撑，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构建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

（一）构建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本质意涵

教育评价是对教育活动满足社会与个体需要的程度作出判断的活动，是对教育活动现实的（已经取得的）或潜在的（还未取得，但有可能取得的）价值作出判断，以期达到教育价值增值的过程。^③教育评价学则是研究教育评价现象、解决教育评价问题和探寻教育评价规律的一门学问。教育评价学知识体系则是按照一定的规则与逻辑对有关教育评价的知识进行系统化、集成化而形成的知识整体。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教育评价学知识体系既可能是自主的，也可能不是自主的，抑或不够自主的。因此，对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把握在于进一步分析自主的意涵。“自主”是指行为主体自我做主、统治、支配、管理。“自主性”是指行为主体按自己的意愿或动机行事的特点。^④从我国教育评价学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当前的教育评价学知识体系还不够自主，这主要体现在有关教育评价的概念、命题、理论、方法等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依附于其他国家或其他学科知识体系的。因此，构建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实现中国自主和学科自主。前者强调中国主体性，要求教育评价研究者基于中国场域、秉持中国立场、立足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后者则强调教育评价学学科自身的主体性，要求教育评价研究者真正基于教育评价实践场域构建出专业的、独

^① 石中英. 回归教育本体：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刍议 [J]. 教育研究, 2020 (9): 10.

^② 郑永和, 王一岩, 杨淑豪.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评价：价值、挑战与路径 [J]. 开放教育研究, 2024 (4): 4.

^③ 陈玉琨. 教育评价学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7.

^④ 王鉴. 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 [J]. 教育研究, 2024 (6): 71.

特的、原创的教育评价概念、范畴、理论与方法。从本质上来说，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就要摆脱传统的知识生产、应用与传播的依附性，真正基于我国教育评价实践，构创出具有中国主体性和学科自主性的教育评价知识。

（二）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

在把握了构建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的基础上，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所要构建的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结合当前学界关于教育评价学及教育评价的研究，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大致可分为四个基本的知识领域。教育评价研究者可在这四个基本领域下进行知识拓新。一是关于教育评价学的知识。这类知识主要是教育评价研究者对教育评价学学科本身进行科学研究而形成的知识。如对教育评价学的学科性质、学科范畴、学科边界、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方法等有关学科基本问题进行研究而形成的知识。这类知识对于推动学科健康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刚获得正式建制不久的教育评价学来说，更需要加快这种类型的知识生产，以使自身逐渐走向成熟与独立。依照传统学科标准，一门学科的独立要以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为前提。^①教育评价研究者应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性探讨，为教育评价学的合法性作合理辩护。譬如，在研究对象的确立上，教育评价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评价现象、教育评价活动，还是教育评价问题，抑或其他观点呢？对这一问题或许还存在多元化的认识甚至是争议性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目前比较经典的一些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外，也可探索使用一些与数字技术结合的研究方法，如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网络爬虫与数据挖掘方法等。二是关于教育评价的一般理论。此类知识主要是研究者对有关教育评价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进行研究而形成的知识，在教育评价学知识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对教育评价的内涵、本质、类型、功能、目的等的认识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者应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的教育评价实际，革新有关教育评价内涵、本质、类型、功能、目的等的理论，以推进教育评价一般理论的与时俱进。譬如，在对教育评价功能的认识上，我们愈发强调先行逻辑，即让教育评价走在教育发展前面，突出教育评价的导向功能与牵引功能。^②三是关于各级各类教育评价的知识。这种知识主要是教育评价研究者对各级各类教育评价现象进行研究而形成的知识，如关于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学校评价、课程评价、教学评价等的知识。当下，随着教育强国战略的逐步实施，研究者可深入推进有关各级各类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推动各级各类教育评价更加适应和满足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需求。譬如，在学生评价方面，政府、学校、教师等有关利益相关者应深入合作，革新学生评价相关理论，努力构建基于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学生评价理论及其实践。在教师评价方面，有关主体应逐步构建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发展性教师评价理论。四是关于教育评价技术方法的知识。教育评价也是一项技术性、工具性很强的工作。研究者对有关教育评价的技术方法进行研究而形成的知识便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研究者应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变革教育评价方面的应用，探索构建具有自主性与原创性的数字化教育评价理论及技术方法。此外，为了实现对全面评价，有关主体还应积极探索如何对学生非认知能力进行有效评价，以缓解当前在评价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时面临的困难。有研究者详细梳理和分析了基于项目的档案袋评价、同伴互评和反馈、游戏化评价等十种应用较为广泛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提供了一类更为全面的包容的评价手段，有助于学习者应对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做好

① 杨明全，赵瑶. 论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J]. 中国教育科学，2025（4）：19.

② 朱德全.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强国逻辑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3（6）：1.

准备。^①

（三）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特征

结合国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及教育评价学学科自身发展情况，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具有如下五个关键特征。其一，自主性。“自主”意味着不依傍于其他思想构架而形成自身特有的概念、理论体系。^②对于教育评价学来说，自主性同样意味着不依傍于其他国家或其他学科的思想架构而形成自身特有的概念、理论体系。而要形成这种自身特有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则要求教育评价研究者对我国教育评价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理实创新的过程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学科特色的概念及理论。其二，原创性。“自主知识体系一定是主体原创性的，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没有原创性，最多只能是对西方理论的修修补补。只有有了原创性的理论，才能实现与西方并跑乃至领跑。”^③当下，对于教育评价学而言，最紧迫最艰巨的任务也在于构建原创性的教育评价概念和理论体系。而要提升教育评价知识体系的原创性，则至少要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梳理、整合已有的原创性概念、命题、范畴、理论、方法等。对于一个学科而言，梳理和凝练原创学术概念、原创学术理论、原创学术方法极为重要。^④教育评价领域不乏原创学术概念、原创学术理论和原创学术方法，但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还较为零散和孤立，不成体系，缺乏有效的梳理与整合。因此，教育评价研究者应加强对这些原创知识的梳理整合，搭建具有系统性与整体性的教育评价概念和理论体系。二是强化教育评价领域的原始创新。我国教育评价既有世界教育评价的一般规律，也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从我国教育评价实际出发，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评价知识，是提升教育评价领域原创能力的必由之路。从纵向看，我国正在推进大中小学评价一体化改革；从横向看，我国又在深入推进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的评价改革；从主体看，我国在深入推进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学校评价、政府评价及用人单位评价改革。基于这些改革实践，有关主体可构建起符合我国实际的教育评价概念及理论体系。其三，关怀性。教育评价不是冰冷的技术、工具或方法，而是同样有着人文关怀性，它本质上追求向善。教育评价知识的构建应坚守教育立场，遵循教育规律，助力教育主体的健康成长。长期以来，教育评价领域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竞争、筛选、攀比等束缚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所要构建的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一定是具有人文关怀性的，秉持价值理性，求真向善。其四，实践性。从本质上看，知识是对实践的反映，是实践的产物。知识具有实践性意味着知识要从实践中来并回到实践中去。知识对实践应有效用性，应能够指导实践并改善实践。长期以来，教育评价学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理论与实践两条腿走路的情况还比较严重。构建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立足本土化的教育评价实践，在具体实践中创生理论和发展理论。与此同时，还应在具体实践中检验理论和修正理论，帮助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提升教育评价理论对实践的效用性。其五，人民性。在我国，知识体系为人民服务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举措之一。人民性意味着教育评价学知识体系应切实回应和解决人民群众在教育评价领域的急难愁盼，为解决人民群众高度关心关切的教育评价问题服务。譬如，当前的中考后普职分流、高考改革、唯分数和升学率等问题是困扰广大家庭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教育评价领域的难点和痛点问题。教育评价研究者应从这些问题出发，结合具体实际展开综合研究，拿出富有可行性与针对性的问题

① 熊新惠. 教育评价领域的新方法与新趋向 [J]. 中国考试, 2024 (10): 82.

② 杨国荣. 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 可能之道 [J]. 哲学分析, 2023 (2): 159.

③ 冯建军.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及其自觉建构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3 (6): 3.

④ 张磊. 2018—2024 年我国教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兼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J]. 现代教育管理, 2025 (6): 125.

解决方案，以优化政策设计与政策实施。

三、构建中国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进路

（一）强化教育评价研究者的自主构建的意识和能力

构建教育评价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增强自主建构的意识与能力，摆脱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①。这要求教育评价研究者首先应具备较强的批判反思意识，对外来学术保持审慎状态。西方知识体系蕴含的概念、命题、理论、方法等要素均是基于西方实践得来的，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②的产物，反映了西方特定的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西方的知识体系是难以解读中国实践的，难以讲好中国故事，也会在中国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中国的教育评价研究者应深刻认识到西方知识体系背后可能隐藏的西方霸权主义、西方中心论等意识形态，警惕西方知识体系对我国教育评价领域的文化入侵和知识侵占。认识到西方知识体系的本质并非要完全排斥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对西方的概念、命题、理论、方法加以分析和检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完全排斥和全盘接收两种错误取向。对于先进的、有益的外来教育评价资源，研究者应对其进行详细分析阐释，并结合我国具体的教育评价实际加以吸收借鉴和转化运用。其次，增强自觉建构的意识。我国当前的教育评价实践既不同于国外的教育评价实践，也不同于我国传统的教育评价实践。我国的教育评价研究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以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评价改革实践为中心，从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譬如，在中考改革方面，国家要求开展均衡派位招生试点，那么，什么是均衡派位招生、为何要实施均衡派位招生、如何科学实施均衡派位招生等关键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阐释。在高考改革方面，国家要求重点强化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考查，那么有必要深入研究何谓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分别又包含哪些要素，如何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融入高考命题中。在高校人才评价改革方面，国家要求科学认定标志性成果，那么，什么是标志性成果，它的特点有哪些，如何科学认定标志性成果，这些也有待深入探讨。最后，增强自主构建的能力。在自主意识的觉醒下，教育评价研究者还应增强自主构建的能力。这包括自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运用理论或构建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科学运用研究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评价的能力等。也就是说，教育评价研究者要善于从我国教育评价历史和现实中发现并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能够运用成熟理论或原生理论分析问题，能够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解决问题，能够对自我的研究进行合理评价与反思。这要求我国的教育评价研究者应深入历史，深入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评价改革实践，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教育评价研究者应加强对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的学习，掌握每种研究方法对应的分析范式，提升有效整合和运用研究方法的能力。

（二）深挖教育评价理论发展与实践改善中的问题

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实践是发展着的实践。只有深入挖掘和分析解决理论发展与实践改善中的问题，才能不断推进教育评价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越来越深化的问题，越来越能启发新问题的的问题。^③教育评价研究者应自觉摆脱移植借鉴域外理论的研究传统，增强问题意识，深入研究教育评价理论发展与实践改善中的各种真问题。一是要分析研究教育评价发展中的理论问题。教育评价虽然应用性很强，却一刻也离不开理论的指

① 孙元涛. 论中国教育学的学术自觉与话语体系建构 [J]. 教育研究, 2018 (12): 30.

② 韩庆祥.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7): 107.

③ 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 科学知识的增长 [M]. 傅季重, 纪树立, 周昌忠,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320.

导。只有不断推进教育评价理论创新,用发展的、科学的教育评价理论指导教育评价实践,才能真正提升教育评价改革实践的水平 and 效能。从教育评价理论的现实状况看,当前我国教育评价理论基础还十分薄弱,自主的、原创的教育评价理论还较为匮乏,这极大阻滞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深入推进。为此,教育评价研究者应着力增强理论思维,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推进教育评价理论研究。当前,在教育评价理论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亟待研究和回答的问题,譬如,对教育评价本质的认识。在新时代强调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对教育评价的本质的认识是否还停留在价值判断上,能否就教育评价促进人的价值生长的本质形成广泛的共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或许需要教育评价研究者回到对教育评价本体论的哲学思辨上来。再如,在历经测量、描述、判断和建构四代发展演变^①后,第五代教育评价的应然样态是怎样的?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又如何?这也需要教育评价研究者予以回应和解答。又如,随着教育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演变,数字化或数字技术与教育评价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又应建构出何种能够适应数字化发展的教育评价理论?这也需要教育评价研究者进行深入探究。二是要分析解决教育评价实践中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在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值得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譬如,“破五唯”的教育评价改革政策缘何在部分地方基层和部分环节出现执行偏差?如何科学实施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评价与培养?如何打破校家社协同评价的壁垒?如何将增值评价、过程性评价具体落实到课堂教学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如何帮助教师收集过程性评价数据?中高考改革如何更加适应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需要?可以说,生动的、鲜活的教育评价改革实践就是我们不断推进教育评价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最大宝库和最坚实的基础。教育评价研究者可聚合形成学术共同体,增强学术凝聚力,共同就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有关教育评价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的、广泛的学术研究,并致力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三) 积极构创教育评价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教育评价学也需要加快构建以教育评价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第一,积极打造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概念”凸显的是其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标识性概念”则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凸显特定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实现“术语的革命”,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最为重要的概念基础。^②从当前我国教育评价学发展现状来看,我国教育评价学科的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还较为匮乏,大多是学习借鉴西方的教育评价概念。我国的教育评价研究者应积极树立概念自主建构意识,积极打造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教育评价标识性概念主要源自三个层面:一是源自中国具体实践。近些年来,随着教育评价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教育评价实践领域涌现出了诸多的原创性或标识性教育评价概念,如上海市提出的“绿色指标”评价,青岛市实施的贡献度评价,苏州市推行的“阳光指标”评价等。此外,还有诸如综合素质评价、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破五唯”等概念。研究者应转变传统的短平快的研究方式,采取更多的田野研究方式,深入教育评价实践场域,从中提炼标识性概念。二是源自对外来概念的本土性转化。当前,我国教育评价领域充斥着不少的外来概念,我国教育评价研究者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分析、鉴别和转化,推动有益的、先进的教育评价概念本土化。譬如,作为西方舶来品的增值评价受到了我国学者和中小学的高度关注,并在持续的研究与应用过程中逐渐走向本土化。又如,将西方“循证”理念与教育评价进

^① 檀慧玲,王玥.论教育数字化进程中教育评价理论重塑与模式创新[J].中国教育学报,2025(3):55.

^② 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24(7):38.

行结合而形成的循证教育评价也逐渐得到关注与应用。三是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多样的教育评价思想,是我们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概念创新的天然富矿。譬如,《学记》中提到的“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里蕴含深刻的教育评价思想,既关注学生学业发展,又考察学生志向、交友、道德品质等必备品格,凸显了多元评价与增值评价的特点。又如,中国古代不断发展演变的科举制度蕴含的教育评价概念和思想更是汗牛充栋,有待更为深入地挖掘与提炼。第二,积极构建原创性理论。概念是我们进行知识创新的基石,而理论则是我们进行知识创新的桥梁。理论是概念与概念之间按照一定的逻辑组成的概念系统,是对概念的系统性表达。在构建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基础上,我国教育评价研究者还应通过归纳、演绎、比较等多种方式将概念进行理论化、系统化,进而构建原创性的教育评价理论。这要求教育评价研究者应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创新性的理论思维和进行概念整合的理论能力。研究者应探寻教育评价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可按照一定的逻辑与方法进行整合创生。如可依循“教育评价是什么、为何要进行教育评价、如何进行教育评价”的逻辑进行概念整合,也可按照教育评价理念、理论、主体、对象、内容、标准、方法、技术、制度、文化等方面进行概念整合。通过打造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我国教育评价学才能真正实现概念自主、理论自主,进而体现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

(四) 深入推进“三大体系”建设

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核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则是自主知识体系的依托。要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为契机,提升教育评价学知识生产、组织与传播的效能。一是着力打造成熟完备的教育评价学学科体系。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建设教育评价学学科群,推动教育评价学的整体性构建。从学段角度来看,基础教育评价学与高等教育评价学可为子学科;从类别看,普通教育评价学、职业技术教育评价学、特殊教育评价学可为子学科;从不同研究方向看,教育评价原理、教育评价哲学、教育评价史、教育评价技术方法可为子学科。随着教育评价研究的不断深化及教育评价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不断深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子学科涌现。总的来看,既要注重从整体上推动大教育评价学的发展,也要注重建强各子学科。推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设立教育评价学相关学科专业,设置教育评价学硕博士点,加强教育评价人才培养。有研究表明,目前,全国仅有8所高校开设教育测量与评价专业,人才培养规模极为有限,人才短缺现象严重。^①有关高校可重点培养既掌握教育评价基本原理、理论又掌握教育评价技术方法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实践之需。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界还有必要加快构建符合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际、体现我国教育评价改革最新成果的教育评价学教材,凸显原创性、自主性与中国特色。二是构建富有自主性与原创性的学术体系。教育强国建设须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教育评价学学术体系的建设要以强国建设需求为导向,重点关注教育评价改革。既破又立,深入推进“破五唯”改革,构建起适应新时代强国建设需要的教育评价理论及实践体系。在学生评价方面,要突出全面发展导向,既关注学生学业进步,又同等关注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在教师评价方面,要突出发展性评价,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基准全面评价教师。在学校评价方面,要突出立德树人导向,全面评价学校落实立德树人各项任务。在政府评价方面,要突出履职尽责导向,重点评价政府科学履行教育职责情况。在用人单位评价方面,要突出德能岗适配导向,促进人岗相适、人尽其才。为提高教育评价改革的科学性、有效性,还应推动教育评价理念、主体、目标、方法、制度、文化

^① 辛涛. 教育评价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J]. 中国考试, 2024 (5): 2.

等教育评价全要素的革命性重构。如在教育评价理念方面，应推动教育评价从价值判断走向价值创生；在主体方面，推动多元主体评价；在方法方面，推动构建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方法体系；在制度方面，构建凸显科学性与育人性的评价制度；在环境方面，营造宽松、和谐、耐心、自由的评价环境；在文化方面，确立评价育人、评价育才的评价文化。三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教育评价话语的载体是教育评价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为提升教育评价话语的中国性，学界应加强对已有教育评价标识性概念的梳理总结，同时从历史与现实中深挖标识性概念。譬如，“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破五唯”“综合素质评价”“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德智体美劳五育评价”“绿色指标”等概念均可成为我国与国际教育评价学交流的标识性概念。话语体系建设的背后是话语权的争夺问题。当前，我国教育评价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比较弱，声音还比较小，这与我国教育评价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可通过设置国际教育评价学界共同关注的教育评价议题、组织开展国际教育评价学术会议、在国际期刊上撰写和发表高水平教育评价学术论文等多种方式，加强我国教育评价学在国际上的话语表达。转变传统的对西方教育评价学的仰视态度，进而采取平视的态度同西方教育评价学开展多维度、深层次的对话交流，在对话交流中实现共建共享。

(责任编辑 刘启迪)

Construction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Studies in China

Guo Sanwei, Zhang Xinping

Abstract: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education evaluation studies in China is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pedagogy,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education evaluation studies in China, and inevitable demand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 powerhouse. Essentially, the construction mean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dependence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p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nd creating educational evaluation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subjectivity and disciplinary autonomy based on practice in China. The system encompasses the domains of knowledge about the studies, general theories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knowledge about education evaluation at all levels and types, and knowledge about evaluation techniques and methods. Researchers can innovate knowledge in these basic domains. The system has the features of autonomy, originality, care, practicality and people-orientation.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autonomous construction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researchers, deeply explore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elated theories and practice, create distinctive concept and original theory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Key words: education evaluation; education evaluation studie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the “three major systems”